

镇馆之宝

开栏语：

全国各地博物馆作为最主要的收藏机构，汇集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为完备的收藏序列和典藏精品。对于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许多读者都希望能够一睹风采、一探究竟。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镇馆之宝”栏目，展示全国各大博物馆最有价值的藏品，用现代人的视角，去感受“镇馆之宝”的震撼力量，探寻其历史根源和历史传承，展现“镇馆之宝”在历史背景中的文化内涵和它给现代生活带来的改变，让观众通过文物，完成一次历史与现代的穿越。

《清明上河图》：宋徽宗咋就没看懂？

余辉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它还有许多有趣的流传故事。千余年来，此画声名显赫，广受青睐，仿摹者众多。如今，各地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许多摹本和伪造本。然而，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认为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900年前的宋朝汴京城是什么样的盛世景象？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危机？答案就在《清明上河图》的画画中。它用丰富的画面，展现了画家笔下的北宋汴京城的繁华富庶以及画家对于盛世背后所隐藏危机的忧虑。在现代视角的解读下，《清明上河图》已经不仅是一幅难得一见的名画，它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种文化的传承。900年来，以《清明上河图》为主题的再创作层出不穷。直到今天，它依然深受现代人的喜爱。现在，我们跟随学者的文字，一同感受这幅举世名作的精彩故事。



描绘表面繁盛的背后，流露出对北宋末期社会的阵阵隐忧。

画家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意识揭示出当时隐藏着的一些社会矛盾，折射出对宋都城防缺失、消防殆尽、军心涣散、文武相争等弊病的担忧，而这个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劲敌正在厉兵秣马，伺机攻克这座不设防的都城，北宋灭亡，已在旦夕之间。

昏庸的宋徽宗得到此图后，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警示含意，未能理解张择端的良苦用心，而是将图转赠给了向太后之弟向宗回。

艺术价值非凡

在艺术上，全卷采用散点透视，结构分明且互有联系。张择端对码头生活和漕运活动最为熟悉，甚至包括其中的生活细节，如对桅杆的形状、堤岸的结构、船桥的构造等等所作的描摹都符合物体自身的结构，特别是驳船因不同的载重量呈现出不同的吃水程度。

该图的建筑和舟船并非严格意义的界画，画家并未全部使用界画工具，一些是徒手绘成，风格精雅而坚毅，使建筑、舟桥的线条充满韵味，全无板滞之弊。其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张择端画像



界画功底和山水笔墨胜于人物，人物造型生动稚拙而富有生活情趣。画家的艺术格调凝重厚实、沉稳大度。代表了宋代市民阶级中下层阶层的张择端在接受宫廷艺术之后，显现出审美的多元性，故其艺术内涵之深、意蕴之厚，后人难以企及。

岁月沧桑的五峰茶马古道

葛权 刘涛



采花，鄂西五峰西部的土家小乡镇。贺龙在此战斗了几载，建立了红色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那曾挂过梭镖、大刀的吊脚楼早已荡然无存。唯有那久远的名字：采花和那漫山遍野的茶树愈见葱郁，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里，有2010年被列入国家60处文物重要新发现的“五峰茶马古道”。

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宜昌市文物部门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乡发现了长达百余公里的明清时期茶马古道。这是迄今为止在宜昌市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古道，还有何历史文化遗存？

驮货的骡马善“导航”

为什么称作为茶马古道？据当地80岁的村民曹叶钊老人回忆，当时商队用于运输的牲口不仅有骡子，还有马和驴。由于骡子力气大、脾性好、善于走山路，就成为当时运输的主力，这条道也称为骡道。当时，多以骡马为运输主力的商队不仅把山里紧要的盐、粮食及日用品从山外驮来，还将当地盛产的茶叶、桐油、山漆等山货通过这个古道运到外地。

当时的商队一般拥有几十头骡马，小型的商队也有几头。曹叶钊老人说，小时候每天都可以看见这样的商队逶迤盘桓在道路上。当时每支商队的骡马都被系上红花或者红布，缰绳上也缠着红布条，寓意吉利发财之意。当地人讲，2008年，该乡一头骡子在参加一次古骡道的寻访中，还能记得多年前走过的路。

部分遗址保存完好

古道很古老也很简朴。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面，被千万双脚打磨得幽幽发亮，把一段悠远的历史融凝进去，不留一丝痕迹。这些古道多依托山势而建，有的建在山脊，有的则是在山腰或者沿着河谷穿行，现在封山育林多年，人钻进去相当不易。

在这条茶马古道上，现在仍然还有很多地段保存比较完好。在该乡栗子坪、磨家溪、采花台、裕安桥以及该县湾潭镇等地就有多处遗址。虽然长年无人看护，但由于人迹罕至，部分遗址仍然保持原貌。

从采花乡正街往北车行10多分钟，有一个星岩坪村，那里现在仍在用一段茶马古道。这些用青石板铺就的道路时宽时窄，有的台阶用一块青石铺就，而有的则用两块拼接，依山势而行。在栗子坪村的梁子寨上，古道大多被灌木覆盖，当地村民砍掉一些树木，古道才依稀显现。受风雨腐蚀，古道大多破损不堪，但是依然能看出当年修筑古道的艰险。

这条茶马古道不仅有石板路，还有很多跨溪涧而建的石制桥梁，多为古时当地村民、商贾筹资修建。当地的磨家溪石桥、楠木桥、裕安桥等，至今还是当地村民出行的要道。

上图：骡马大道遗存

中国最美古村

理坑：水墨的村庄

洪忠佩

仿佛阳光照射鳞次栉比的老屋时打了折扣，陈旧的气息，幽幽地在屋檐下与深巷中弥漫着。沉静、寂然，似源自斑驳的墙体，抑或灰暗的鳞瓦，又似乎源自泛着一丝油光的青石板地面。久远的亲切中夹着些许的怅然。这一切，无一不渲染着水墨江南的韵味。这里就是江西省理坑村。

理坑村的源头是隐居篁村的余道潜。余道潜始迁篁村后，传至第六世余德忱时分迁沱川郭村，传至第十世余景阳时迁沱川理源。至于理源俗称理坑，是因当地人的口语习惯。理坑村水口的理源桥，桥嵌山口，一如山门；亭为封檐建筑，粉墙黛瓦；桥亭合一，像一座屏风遮挡着村。桥亭门额上“山中邹鲁”、“理学渊源”、“闲开闲阅”、“笔峰兆汉”的题字，既是理坑的标识，亦是理坑内涵的表达，给每一个抵达理坑村的人拓宽了想象空间。

理坑的街道，沿溪流两岸而建，俗称水街。溯溪而上，有三座桥：一座称百子桥，一座叫天心桥，一座为观音桥。这样的桥，是以公益心和人格力量作支撑的。据年近八旬的余金源老人介绍，这三座桥在清代以前都是木板桥，而改建石桥是得益于村中“凡修桥



路义举，靡不乐输”的余圣材，还有“祠宇、桥梁亦输金弗吝”的余于垣。石桥枕着溪水，深巷连着民居，拓展了村庄的空间。理坑，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名单上都赫然在目。村中有明清典型的徽派古建筑五十多幢，其中：天官上卿第、司马第、云溪别墅、友松祠、福寿堂五处建筑，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理坑痴迷的，不仅有古建筑专家，还有一批批背着画板的画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美术学院写生的学生，他们纷纷支起画架，或立，或坐，笔墨写意，水彩流光，一幅幅古朴恬静、立体斑斓的村景跃然画中。古旧、黯淡、斑驳，雕梁画栋、粉墙黛瓦，是漫漫岁月的景象，是远去时空的呈现，是村庄历史的遗存，也是乡村文明的轨迹。而成眠的田野，一条一垅的菜地，一树树桃花梨花的点缀，还有屋顶鳞瓦上飘散的炊烟，则散发着人们向往的家园气息。

一条小路，一座桥，串起了理坑村的地理。沿着这样的路径走进理坑，我找到了村庄最初的纹理，村庄恒久的魅力，还有吴冠中画境中水墨江南的意蕴。



理坑村村景

惠安石雕：南派雕刻艺术之花

中国民间工艺

王锦强

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湄洲湾和泉州湾之间的惠安，依山临海。雕刻艺术产业是惠安的传统产业，也是惠安的支柱产业，同时又是惠安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惠安雕刻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惠安先民融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为一体，秉承晋唐之遗风、宋元之神韵、明清之风范，使源于黄河流域的北派雕刻艺术，逐渐融会为细腻精致、纤巧灵动的南派艺术风格，并伴随着建筑艺术的发展日渐繁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

上世纪50年代兴建的爱国华侨陈嘉庚集美鳌园，是惠安现代石雕工艺水平的集中体现。园内的650件青石雕，内容集古代历史题材、中国革命史与新中国建设史于一身，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奇迹，被视为中国石雕艺术的大观园。

此外，惠安雕刻艺人在国内外不少名胜古迹和旅游景区参建、兴建了一大批富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代表作和标志性工程，如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柱雕、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毛主席纪念馆石雕、湖南长沙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塑像、陕西富平习仲勋陵园塑像、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塑像等。

惠安雕刻艺术有石雕、木雕、砖雕、泥塑、瓷雕等种类，其中尤以石雕品种繁多。石材有花岗岩、大理石、砂岩、玉石等。惠安传统雕刻从工艺上主要可分为沉雕、浮雕、圆雕、影雕、线雕5大类。

雕刻艺术产品按其用途可分为碑石、城市园林雕刻、建材建筑构件、宗教雕刻、实木家具器具、工艺品等几大类。石雕工艺品是充分运用材料的形制进行工艺美术设计和雕刻的工艺品。惠安石雕艺术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雕镂精细，艺术价值很高，是惠安传统文化代表性表现形式和民间艺术精华。

目前，惠安有石雕企业800多家，从业人数10余万人。惠安全县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人，中国石雕艺术大师6人，福建省工艺美术

大师17人，省级工艺美术家48人，中高级工艺美术师600多人，初级职称及技师2100名，涌现出了23个“雕刻世家”，4个雕刻“传习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安石雕”代表性传承人、中国石雕艺术大师王经民，就是目前活跃在惠安石雕领域的领军人物。他15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石雕技艺，逐渐全面掌握了石雕的各种工艺技术和制作流程，包括雕扑、平直、打巧、镂剔以及沉花、线雕、影雕、粘黑白、浮雕、透雕、圆雕等技艺，将传统石雕工艺与现代石刻艺术熔为一炉，并应用于各式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内外装饰构件，成为许多地方的标志性产品。王经民的艺术传承实践和创业成就对当前民间手工艺的发展也有启示意义。